

户外越野运动志愿服务的“领头雁”

——记我市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者杨克武



图为杨克武。
本报记者 孙 军 摄

本报记者 孙 军
本报通讯员 蔡金保

在我市户外运动界，提起“马可”几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马老师、马总、马大师……这些繁多的称谓，昭示着他在

焦作户外运动界的影响力。这个“马可”究竟是谁？他就是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工杨克武，“马可”是他的网名。

作为一名全民健身运动的参与者、受益者、传播者、志愿服务者，多年来，在赛道上，杨克武热忱为跑友服务，关心跑友安危，维护跑友权益；在户外越野运动推广服务中，他精心组织策划焦作大型户外赛事，将体育与自然景观相融合，为我市山水品牌唱响全国架起了一座彩虹桥。

今年40岁的杨克武出生于沁阳市农村，从小喜欢体育，中学期间在学校田径队练过中长跑。上班后作为一名普通职工，他非常注重自身的体能训练，制订训练计划，焦作影视城到红砂岭、青龙峡的沿山步道成为他长期的训练场地。

在2010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中，杨克武勇挑极限，取得3小时36分的优异成绩。随后，他经常参加各地市举行的户外比赛活动，曾代表我省参加了全国雪花啤酒勇闯四川贡嘎山雪线活动。在2014年贵州全国山地户外溯溪挑战赛中，他和队友同舟共济奋力拼搏，荣获了第六名的好成绩。在每场的赛事活动中，杨克武都积累了丰富的户外运动知识和宝贵的赛事组织经验。

杨克武出色的竞技水平和丰富的赛事经验，引起了市体育局的高度重视，主管群众体育工作的领导找他谈话，引导他不仅自己要健身，还要为焦作全民健身事业做贡献。在体育部门的培养下，杨克武对全民健身事业的认知得到了升华，他认识到只有全体人民的健身才是真正的全民健身，于是他决心做一名优秀的社会体育指导员。他利用业余时间，认真学习全民健身活动组织业务知识，积极投身到焦作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中。

“辛苦我一人，幸福千万人”是杨克武行动的写照。他连续3年负责焦作黎明脚步参加郑开国际马拉松赛的组织工作，使得黎明脚步队员安全参赛、平安归来，有力推动了黎明脚步的崛起。

在2015年郑开马拉松跑道上，杨克武发现一名跑友受伤，他不顾自己的马拉松成绩，马上联系组委会救护人员，直到看着伤员得到救治，他才放心地向终点跑去。刚刚跑完马拉松全程的人，体能消耗基本达到极限，一般都是吃着组委会发放的食品补充能量，杨克武作为组织者，不敢有丝毫懈怠，他清楚地知道危险随时可能发生，他不顾疲惫，在焦作跑步团队人群中转来转去，观察跑者状态。一名背靠大树坐在草地上的人引起了杨克武的注意，在看到对方反应迟钝后，杨克武确定此人接近昏迷状态，就立即与组委会取得联系，并陪同患者一起到当地医院治疗，直到患者脱离危险。

在2015年4月焦作举行的黎明脚步半程马拉松赛中，我市5名跑友晕倒在赛道上，杨克武积极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一起到医院慰问，并商讨保险赔付事项，有力维护了跑友权益。2014年河南省第十二届

运动会暨全民健身大会首个比赛项目登山比赛在云台山举行，他带领焦作登山队夺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，实现了我市代表队在省运会上的开门红。杨克武为体育事业无私的奉献、服务大众健身的事迹，受到了我市户外运动界人士的强烈“点赞”。

在市体育局的精心培养下，杨克武经过不懈的努力，考取了国家一级户外运动裁判员资格证，逐渐介入焦作大型户外越野赛事的策划、筹备和组织工作。2011年以来，焦作的云台山、青天河景区每年都组织国际或全国山地户外赛，在筹备期间，杨克武陪着国家、省登山协会和景区工作人员，共同设计科学合理的赛道，挑选出自然风景优美的路线，让选手淋漓尽致竞技的同时，感受焦作的山清水秀、景色如画。他设计的2012-2015年青天河中国南太行山地户外越野挑战赛赛事线路，受到参赛选手的好评。在2015年“青天河杯”中国南太行山地户外越野挑战赛的策划筹备期间，杨克武在左臂骨折的情况下，仍然坚持组织协调各项筹备工作，得到了全国各地参赛队的好评，为我市户外运动和美丽焦作山水品牌走向全国作出了贡献。

8年来，杨克武参与了很多QQ群，也组建了很多微信群，他通过QQ群和微信朋友圈大力弘扬科学健身理念，传播越野户外跑步知识，教授登山徒步技能，广泛传递社会正能量，给无数人带来了健康、快乐和激情。

新华社洛杉矶12月20日专电（记者薛颖）本周末首映的科幻经典大片《星球大战：原力觉醒》系列第7部《星球大战：原力觉醒》大获成功，一举突破多项票房纪录，在北美电影市场吸金预计约2.38亿美元，全球约5.17亿美元。

迪士尼公司出品的《星球大战：原力觉醒》17日19时起在北美4134家影院上映，成为好莱坞史上首部24小时内票房收入过亿元的影片。

这部《星球大战》系列最新影片的故事，内容接续1983年上映的《星球大战：绝地归来》，发生在该故事31年之后。本片由《星际迷航》导演J·J·艾布拉姆斯执导，在1977年上映的《星球大战》首部影片中扮演走私犯、莉亚公主与卢克天行者的哈里森·福特、卡丽·费希尔与马克·哈米尔悉数回归。

《星球大战》系列首创导演为著名导演乔治·卢卡斯，本片为《星球大战》新三部曲的首部，计划每两年上映一部。

《星球大战：原力觉醒》亦创下好莱坞周四票房、周五票房、12月首映票房等多项纪录。据报道，本片16日起在海外市场上映，在英国、德国、澳大利亚、俄罗斯等地也创下首周末票房最高纪录。

《星球大战：原力觉醒》海报。（本报资料图片）

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专电（记者白瀛）一座即将拆除的老屋，两对命运交织的情侣，几段令人唏嘘伤怀的往事……根据史铁生首部长篇小说《务虚笔记》改编的话剧《爱情的印象》将于12月26日、27日登陆北京中间剧场，在印象中重新认识我们的世界。

2010年12月31日，一生坎坷的史铁生在北京病逝。发表于1996年的《务虚笔记》，是史铁生带有半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，在22个段落中讲述了一个时代的群体记忆。德语翻译家李健鸣选取了小说中与爱情相关的4个人物，改编并创作了话剧剧本《爱情的印象》。

剧中，废弃将拆的老屋中，女教师欧遇到了男医生费，两个陌生人在莫名产生的熟稔中讲述自己的过往，并相约一个月之后再会。然而一

个月之后，再次出现在老屋中的，却是欧的丈夫画家周和费的初恋情人导演娜。

“素净而简洁的舞台上，倾斜的白色桌椅和斑驳的白色皮箱讲述着老屋的沧桑。在细腻灯光流转中，身着黑衣的男女主角在纯白空间中上演着相遇和离别，在交叉的记忆里悼念着逝去的青春、爱情、相守和背叛。”导演张南21日在北京说，《爱情的印象》始终被诗意所笼罩，在静默的情境中追忆旧日时光，在充满哲理的台词中思索着印象背后的所指。

在张南看来，爱情是抽象而难以定义的存在，剧中关于爱情的讲述以及剧中人的经历和遭遇，其实皆为印象的载体。“印象，既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途径，也是《爱情的印象》一剧中精神命题的所指，堪称是整部戏的灵魂所在。”张南说。

冯小刚主演京味喜剧片《老炮儿》讲述被时代“撞倒”的人

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专电（记者白瀛）由第六代导演管虎执导，冯小刚、张涵予、许晴、梁静、刘桦等主演的京味喜剧电影《老炮儿》将于24日起全国上映。这是冯小刚继1996年《我是你爸爸》后第二次主演大银幕电影。影片通过一个老北京人解救儿子的故事，讲述飞速发展下的社会变迁。

“老炮儿”在北京话中专指提笔遛鸟、无所事事的老混混。管虎20日在北京介绍，影片中，冯小刚饰演的“老炮儿”六爷原本横行北京，如今被时代抛弃孤身一人；因儿子得罪人被私扣，六爷决定重出江湖解救儿子，却无奈地发现，无论是这个时代，还是自

己的身体，早已今非昔比。谈及影片创作初衷，管虎说，12岁之前，他住在北京的胡同里，父母不在身边，记忆中那时候父母总在四处奔波，就把他托付给街坊四邻照顾，影片就以他的成长经历为背景展开。

“这30多年中国飞速发展，这一路快跑‘撞倒’了很多，发生了很多事，我觉得要找一个点拿出来，争取别把这些人遗忘。”他说。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

冯小刚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老炮儿”总是跟打架有关系，“骑着凤凰、永久牌的自行车，别着钢锁，一帮人穿梭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，吆喝着打群架，这就是‘老炮儿’的范儿。”